

地方与认知:《远山淡影》与《家园》之比较

张桃红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日裔作家石黑一雄和华裔作家徐忠雄同属当代英美文坛炙手可热的作家。二人的扛鼎之作《远山淡影》和《家园》是属于相近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两部文学作品。一方面,两部作品将地方置于突出位置,在亚裔人群的地方丧失、地方寻觅以及回忆式叙述地方上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另一方面他们在地方情感的选择、族裔身份的定位和族群世界观选择方面又迥然不同,体现了日裔人群与华裔人群不同的地方体验对各自认知的不同影响与作用。

关键词:《远山淡影》;《家园》;地方;认知

中图分类号:Z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699(2018)01-0072-04

DOI:10.3969/j.issn.1671-3699.2018.01.016

随着人文主义与后现代思潮的进一步发展,人文地理学走向多元化并推动了地方理论的新阐释与理解。华裔学者段义孚提出,地方是“可感价值的中心”^[1],环境“提供感官刺激,作为可感知的图像能够引导我们的喜好与目标”^[2]。劳伦斯·布伊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中对地方概念进行了阐释,他指出,地方对个体的“社会感知或建构具有重大影响与作用”^[3]。因此,笔者认为,族裔人群在地缘环境中的不同体验影响甚至决定其认知的全过程。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远山淡影》和《家园》的比较研究,借助生态批评的地方理论,从两部小说有关对地方的不同叙述上窥探日裔人群与华裔人群在地方情感、身份定位与世界观上的迥异选择。

一、相似的地方丧失,不同的地方情感

《远山淡影》和《家园》均将地方置于突出位置。前者以战后日本长崎为背景,叙述者悦子时刻面临着地方丧失的危机。后者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世界局势动荡的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的美国,叙述者陈雨津及其祖辈同样面临着地方丧失的可能。两部作品中的人物都面临着地方丧失的危机,但在深入阅读故事之后,笔者发现相似危机的背后隐藏着各异的地方情感。

《远山淡影》中佐知子(悦子的代言人)在长崎

遭受原子弹袭击后失去丈夫,随后被迫离开长崎住进东京的伯父家,后又迁离东京而居住在长崎的公寓楼里,却因始终无法面对长崎梦魇般的地方环境而再次选择离开长崎,丧失公寓住所。最终悦子(佐知子的代言人)移居英国。而后,女儿在英国上吊自杀,英国人报道日本为“这个民族天生爱自杀”^[4],悦子喟叹不已,“现在我该把房子卖了”^{[4]238}。至此,从长崎,到东京,再从长崎,到英国,悦子无不身陷地方丧失的窘境。在面对地方丧失的危机时,佐知子(悦子的代言人)沉浸在无尽的恐惧和害怕中,她向悦子坦言,“我知道那时长崎这里遭受了可怕的事情。可是东京的情况也很坏。一周又一周,情况糟透了,不见好转”^{[4]90},“我自己也曾对那个房间感到不安……即使在她已经离开了六年后的今天,那里依然笼罩着一股神秘的空气——这种感觉在景子死后更加强烈”^{[4]63}。而战争中丧父的万里子(景子的代言人)跟随母亲长期漂泊在外,同样面临着地方的不断丧失。战争时期一个女人在清晨无人的小巷里割喉自杀的场景更是招致了万里子对相似景观和地方的恐惧。万里子终日倚靠收养的流浪猫作为陪伴,极惧独自留守在家,并且一靠近河流便恐惧不已,甚至精神开始出现错乱,在河流周围模仿起自杀女人死去时的样子,频繁逃离所居地方,连对母亲口中美好的美国也是无限排斥。在到达英国(即佐知子口中的美国)后,景子(万里子的代言人)选择将自己封闭在房间里,从此沉浸于地

投稿日期:2017-07-27

作者简介:张桃红(1992-),女,安徽合肥人,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学、西方文艺理论。

方的恐惧之中。这种对地方的恐惧以她在房间自杀达到高潮。概而言之,佐知子(悦子的代言人)和万里子(景子的代言人)在面临地方丧失时均表达了对地方的恐惧之情,即段义孚所称的‘地方恐惧’(topophobia)。

在《家园》中,陈雨津的曾祖父在铁路修建结束后,看到他的华人工友或被无情驱逐出矿区,或因无力返回唐人街而被活埋于山下,他徘徊在山区周围,惴惴不安,悲痛万分。加上《排华法案》的实施,曾祖父在美的生活日益艰难,时刻面临着丧失美国地方的危机。祖父一回美国便流落在犹如人间地狱的天使岛,“几近身陷死亡边缘”^[5],同样面临丧失地方的可能。后来,随着《移民与国籍法案》的颁布,在美华人的数量大大增加,抢占地方的情况不断出现,陈雨津的父亲也因此陷入丧失地方的危机之中。而陈雨津生长在美国,却一直被误认为是外来中国人:在加州伯克利读大学时被当作香港留学生、在爱尔卡埠兹岛被当成中国来的新移民,所以陈雨津在美国也面临着地方丧失的可能。然而曾祖父坚持扎根美国,努力在夜晚中寻找地方的一片宁静,坚信美国的夜也能“给予我稳定与平静”^[5]。甚至妻子难产去世后,曾祖父依旧坚持不渝、满怀希望,并决心“我要离这块土地再近一点”^{[5]13}。由此,曾祖父对美国地方深深的依恋情感可见一斑。祖父不畏艰辛的生存环境,始终坚持扎根美国。父亲驾车横穿美国,经过芝加哥、纽约、华盛顿、林肯纪念碑以及中央大平原等地方,教陈雨津学唱《牧场是我家》,以此表达对地方的眷恋之情。正如鲍曼所说,“对地方的坚守,经常是故事和歌曲的重要内容”^[6]。陈雨津更是驾车寻访祖辈们在美驻留过的所有地方,找寻属于自己在美的地方坐标,不断建立和加强与地方依恋关系。换言之,在面临地方丧失时,陈雨津及其祖辈表现出了“恋地情结”(topophilia),即“人与地方或环境之间的情感连结”^[24]。

二、相似的地方寻觅,不同的身份定位

在《远山淡影》中,悦子作为战后孤儿带着大女儿景子离开日本,在英国再嫁生女,找寻居住之所。而《家园》中的主人公陈雨津及其祖辈四代也是战后移民孤儿,曾祖父和祖父离开中国,长年流寓美国,而陈雨津及其父亲自出生一直在美寻觅安居之地。可以说,悦子及其女儿和陈雨津及其祖辈

地方寻觅的经历颇为相似。但是,笔者认为小说人物寻觅地方的过程是各异的。地方影响着置身其中的我们,定义着我们的属性。布伊尔指出,地方对个体或群体的作用类似本能的、无意识的心理活动,直接影响身份的建构^[7]。因此,《远山淡影》与《家园》中的小说人物作为地方的一分子,其寻觅地方的不同过程无疑反映了各自不同的身份定位。

《远山淡影》中,佐知子(悦子的代言人)不断更换地方,“经常搬家”^{[4]51}:离开伯父家的安稳住所、与安定的藤原太太的面馆不辞而别、移居美国。而到达英国后,悦子(佐知子的代言人)发现大女儿景子(万里子的代言人)不喜欢待在房子里,却极力反对女儿外出,因为悦子认为“待在家里不开心的女儿会发现承受不了外面的世界”^{[4]111},最后女儿在英国自杀,她再次选择移居。由此表明,无论是移居伯父家、暂住长崎、寄宿于藤原太太面馆,还是离开日本,寻觅英国地方的过程,展现的都是悦子丧失地方的过程。根据段义孚的看法,地方是人身份认同的主要源泉,“地方的完整性可证实我们自身的完整性”^[8]。鉴于此,笔者认为,在悦子眼中,日本和英国都是她临时的居所,她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无疑为“逗留者”(sojourner),即“在一个地方劳动、访问或者从事其他活动的短期停留者,是匆匆过客;有既来之,则安之的长久打算”^[9]。

而反观《家园》,陈雨津的曾祖父离开中国,在美寻找安居之所。在到达美国后,他立刻被安排前往内华达山修建铁路,严酷的工作条件和天气状况足以让他逃离地方,但曾祖父坚持扎根美国,不断在美寻觅可栖居的地方。祖父毅然决然重寻美国,虽被安置在天使岛,但他竭力扎根地方,最终在美娶妻生子,安居于美。作为陈家在美的第三代,父亲在伯克利公立大学获得工学学士学位后就职于美国部队,数次驾车寻觅地方,每逢游历回来都会说道,“我们找到啦”^{[5]36}。换句话说,父亲“找到”了地方,拥有了依附地方的归属感,同样在美国安家生活。第四代陈雨津随父亲不断移居,长大后驾车寻访祖辈们驻留过的地方,穿越中央太平洋铁路,路经伯克利、旧金山、内华达以及天使岛,并试图授之以名,以此续接华人祖先在美的地理渊源和身份认同。吉斯林(Ghiselin)曾指出,“名称使认同更合规范并且能使个人在家庭关系网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10]。由此,我们看出陈雨津及其祖辈地方寻觅的过程同时又是无数次依附地方和再栖居地

方的过程,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则是“定居者”(settler)和“再栖居者”(re-inhabitant)(前者简指族群中那些“义无反顾开辟新生活的人”^[9],后者表明地方栖居者“将人与祖辈居住的地方相联系起来”并“从生态、历史和文化的层面担负起自身对地方的责任”^[11])。

三、相似的回忆式叙述地方,不同的世界观选择

就叙述手法而言,《远山淡影》和《家园》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二者皆利用回忆实现时间和空间的跳越。《远山淡影》中悦子通过回忆将过去与现在、长崎与英国、悦子一家与佐知子一家交织在一起,而《家园》通过回忆式叙述更是将祖辈四代跃然纸上,轮流叙事,跨越时间、人物和地方的视阈,叙述华人在美的故事。但是笔者认为两部作品回忆式叙述地方的侧重点不同。

在《远山淡影》伊始,通过悦子的叙述“妮基今年早些时候来看过我,四月的时候……但我住的乡下房子……”^[143],我们知道悦子首先将故事地点定位于她英国乡下住的房间。随后,悦子转向长崎公寓楼和每间公寓,接着转向佐知子住的房间,“屋顶的木梁看上去很旧……房子里的大部分地方还是照不到太阳”^[1414],后来又转向在拜访藤原太太时路过的中川一带的房子,“一座座房子间那些狭窄、陡峭的街道上总是给人一种深深的失落感”^[1421]。在有关家庭关系的回忆中,悦子也是聚焦房子(如客厅、厨房)。同样在叙述景子的往事时,悦子依旧围绕着房子(如卧室、客厅),最后她与妮基的对话也是在房子里,循环往复。然而在《家园》中,陈雨津将回忆叙述的地方大都设置在美国的各大城市以及山川河流,或伯克利、旧金山、内华达,或中央太平洋铁路,或天使岛。换句话说,不同于悦子聚焦于房子,陈雨津将回忆叙述投射于视野广阔的地方。

地方是人的身份定位的源泉,同时,地方还汇集和体现了人的世界观,暗示着我们所处的文化立场和所持的价值判断。正如段义孚所言,“自然环境与世界观密不可分。世界观必定由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突出的部分建构而成”^[2179]。段义孚曾将刚果雨林的俾格米人与美国西南半干旱高原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作比较。他认为,封闭的雨林“对人感知的影响之一在于妨碍对事物的合理

观察”,即“没有星空意识”且“仪式活动日常安排相对单一”^[2180-83],而视野广阔的高原则让当地人具有层次分明的宇宙观和家的概念。因此,笔者认为《远山淡影》与《家园》的回忆式叙述聚焦不同的地方反映了各自不同的世界观选择。在《远山淡影》中,悦子将回忆叙述的地方聚焦于雨林似的狭隘的房子上,折射出悦子及其被叙述人物封闭、狭隘的世界观,如佐知子对美国文化的过于推崇和对女儿的偏执、万里子对美国的排斥以及对家的‘无概念’、绪方先生偏执的传统教育观和文化观等。而《家园》中的叙述者聚焦于视野广阔的城市以及一望无垠的山川河流,反映了华裔对家以及对族群在美国本土历史之根的寻访,如陈雨津的曾祖父和祖父扎根美国本土的追求、父亲对家的建筑以及陈雨津对家族传统与历史的驾车寻访,且寻访过程中再现了唱歌、驾车、看飞机、追火车、滑雪、抚摸红木树桩等丰富的家庭日常活动。

《远山淡影》是石黑一雄的处女作,石黑凭借此部作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崭露峥嵘,而同时期徐忠雄亦凭借其扛鼎之作《家园》确立了他在华裔文学史上的先锋地位。总而言之,一方面,两部作品的故事是有关族裔人群的故事,并且均是由地方引发的故事,即从地方丧失到地方寻觅,再到回忆式叙述地方。另一方面,两部小说中人物的地方寻觅过程不同,回忆式叙述地方的侧重点更是迥异。石黑一雄将小说主人公悦子置于战后满目疮痍、断壁残垣的长崎。主人公悦子在战时丧夫,带着女儿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于战后各地方,其叙述重点“不是她们具体怎样离开日本到达英国,也不是景子在英国过得如何……而是集中在去与留的抉择”^[14244]。简言之,《远山淡影》强调的是对地方的去与留的抉择,小说人物寻觅地方的过程即是丧失地方的过程,回忆叙述重点亦是聚焦于狭小的地方房子间。而反观《家园》,徐忠雄则聚焦于以陈家四代为代表的华裔人群“在美国本土寻根的心路历程”上,从十九世纪中期绵延迄今,“勾画出一副华裔美国人的历史地理之图,确定了自己在美国的历史和地理之根”,强调的是“华裔在铸造认同过程中艰难的寻根历程和华裔在美国的地理渊源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191158-159],小说人物寻觅地方的过程是地方依附和再栖居的过程,回忆式叙述聚焦于广阔的城市间以及山川河流之际。地方不同于空间,地方对人的认知具有重要影响与作用。因此,在《远山淡影》中,

小说人物表达了无尽的“地方恐惧”之感,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为“逗留者”,而《家园》中的族裔人群则表达了“恋地情结”,且认为自己是“定居者”或“再栖居者”。同时在世界观的建构上,日裔人群与华裔人群也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人类与地方形成密不可分的整体关系。鉴于此,笔者认

为,通过探析《远山淡影》与《家园》两部作品中日裔人群和华裔人群不同的地缘体验,不仅有助于窥探亚裔人群在地方情感、身份定位和世界观上的各异选择,拓宽亚裔文学研究的视阈,而且也有益于当代亚裔人群的寻根之路,进而改善他们今天的生存处境。

参考文献:

- [1] TUAN Yifu.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4.
- [2] TUAN Yifu.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 [M].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orporation, 1974: 113.
- [3] 劳伦斯·布伊尔. 环境批评的未来: 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 [M]. 刘蓓,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62.
- [4] 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 [M]. 张晓意,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4.
- [5] SHAWN W. Homebase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USA, 1991: 81.
- [6] CARTER E, JAMES D, JUDITH S. Space and Place: Theories of Identity and Location [M].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3: 73-99.
- [7] LAWRENCE B. 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 S. and Beyond [M]. Cambridge: Kelknap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2.
- [8] TOM M. Reanimating Places: A Geography of Rhythms [M]. Cornwall: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4: 48.
- [9] 李贵苍. 文化的重量: 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9.
- [10] GHISELIN B. The Creative Process [M].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52: 56.
- [11] 杨丽. 安妮·普鲁生态思想研究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145.

Place and Percep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 Pale View of Hills and Homebase

ZHANG Taohong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Japanese British writer Kazuo Ishiguro and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Shawn Wong are both held in high esteem in 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s the classic works of the two, A Pale View of Hills and Homebase, featuring similar periods,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on the one hand, give the same priority to “place”, and share much similarity in Asian ethnic groups’ experience in place-deprivation, place-seeking and memory narration on place, but on the other hand are sheerly divergent in terms of their place emotion, identity location and world outlooks, which enunciates the fact that Japanese and Chinese immigrants’ different experiences in places do exert different influence on their perception.

Key words: A Pale View of Hills, Homebase, place, perception

责任编辑: 卢斐斐